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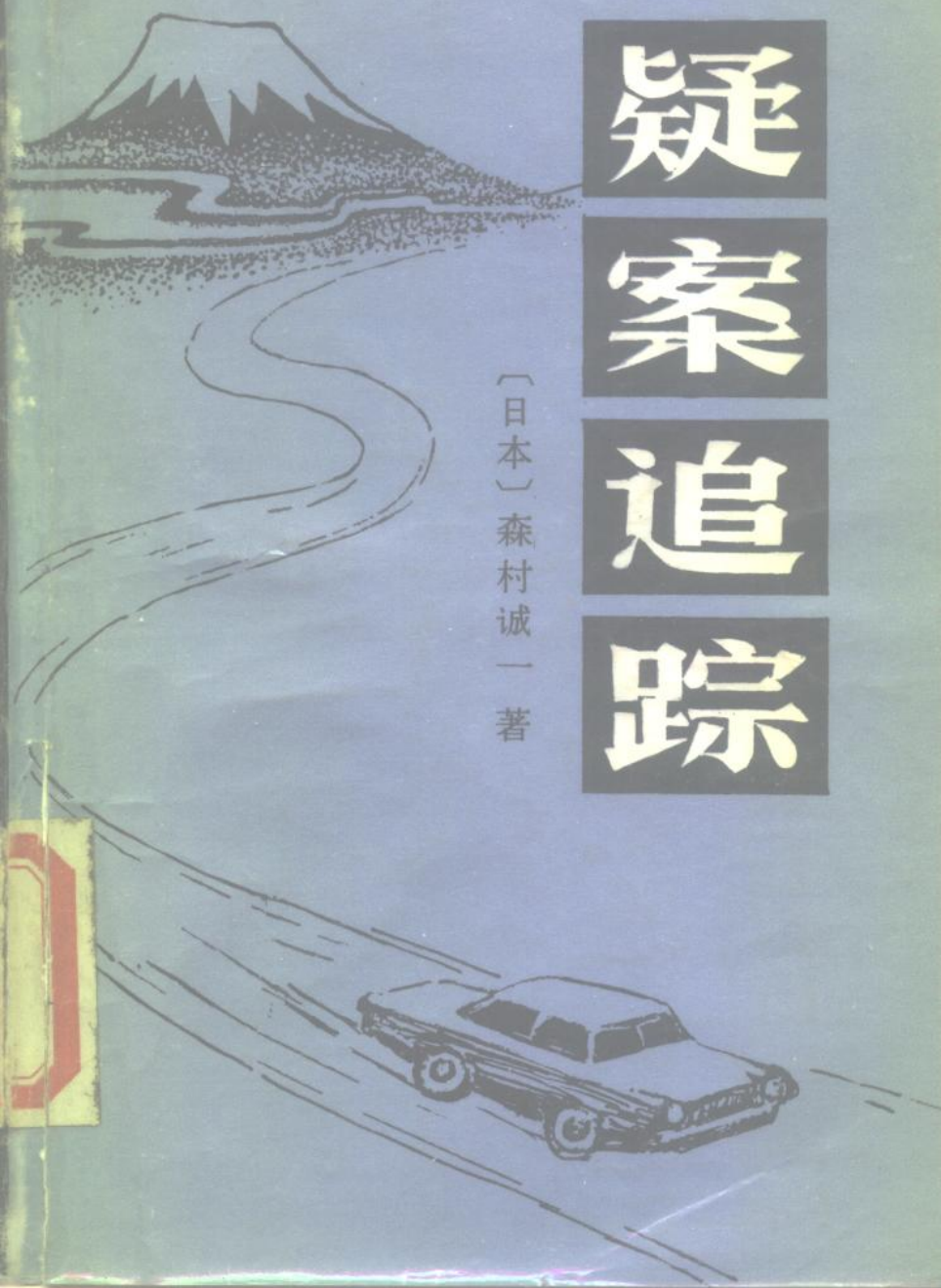
疑

案

追

踪

〔日本〕森村誠一 著



疑 案 追 踪

〔日〕森村诚一 著

柯毅文 黄凤英 译

军 事 译 文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七年十月

疑案追踪

(日) 森村诚一 著
柯毅文 黄凤英 译

*

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
(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 7 1/8 字数155,000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319·24 定价: 1.50元

出 版 说 明

本书通过侦破几起谋杀案，既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黑暗的一角，又揭穿了日本执政党极右翼某些人设下的圈套——通过退役的作战部长抛出已过时的国防机密，诱使某外国潜伏在日本的间谍分子上钩，大造国防机密被窃的舆论，妄图利用人们不明真相之机，一举制定、通过进一步限制民主自由的国家机密法。

通过窃取、反窃取的斗争，故事高潮迭起，疑团重出，在有关人员周密调查、追踪下，终于真相大白。

本书译自日本《大众读物》杂志1986年6月号，原名为《死海里的潜流》。译文中对原著个别情节有删节。

目 录

序章·····	(1)
硬币咯咯响·····	(3)
过早离开人间的姐姐·····	(11)
白等一宿的客人·····	(23)
去热海的同路人·····	(30)
女人的边际效用·····	(48)
猖獗的地狱·····	(60)
生前的纪念品·····	(76)
破风筝的加油工·····	(86)
没有损失的空房间·····	(99)
走向死亡的近路·····	(114)
情由曲折的硬币·····	(131)
林中的死者·····	(142)
错综复杂的接触点·····	(149)
深海里的囚犯·····	(162)
心里的非凡之物·····	(175)
被保释的秘密·····	(182)
爱国的骗局·····	(191)
死海里的浮尸·····	(209)

序 章

(一)

1971年5月的某一天夜里，海上自卫队的布雷舰“能代”号（4,000吨）秘密驶出横须贺港，出发时装载的物品有：线芯直径为2厘米的导线，包裹这种导线的绝缘体——马来乳胶（一种橡胶体），还有卷包好的黄铜线和镍铬合金线海底电缆，分为用之于浅海、中海、深海的三种，共计长度为2,000公里。

“能代”号绕过房总半岛，驶向太平洋，沿日本列岛北上，穿过津轻海峡进入日本海。“能代”号的去向只有海军参谋长、海军参谋部防卫部长和“能代”号舰长三个人知道。如果有人对“能代”号的行踪抱有怀疑想要追踪，也会被那每小时20海里的航速甩在后边。

“能代”号的踪影，杳然消失在日本海的巨浪之中，消失在只有用“云烟万里浮碧海”这一稍带古雅情趣的形容词才能确切描述的神密的远方。谁也不知道它的去向。

(二)

因为住在二楼感到放心，所以就那么不扣窗户睡觉，实在失策。初夏，夜间的芳香会使人醉入梦乡，这才不想把窗户关紧的。

一个黑影沿着排水管爬上来。白天里根据洗晒的东西，已经侦察好那里是一位年轻女子的住处。黑影的行动有既定的目的，所以毫不迟疑。他从排水管跳上了阳台，在窗边停了停，从窗缝里窥看室内的动静。灯熄了，在判明里边的人确已进入梦乡之后，才把手伸到窗边，不出声地慢慢把窗户推开，等开到可以钻进一个人去的时候，再次察看了室内的情况，随即钻了进去，人进去之后又把窗户合上。

钻进来的人蹑着脚，趁人睡得正香，悄悄地来到床边，看了看熟睡中的房间主人。虽然熄了灯，但在窗外暗淡的亮光映照下，仍能模糊地分辨出室内的东西，女主人长长的黑发散乱在枕边，掩住了歪向一边的脸，被子的一半裹在身上，从凌乱的睡衣中，能看到体态极美的隆起的胸部，随着均匀的呼吸在上下起伏。

年轻女子毫无防备的睡姿，更加诱发了钻进来的人的情欲，他咽下嘴里的口水，和着女子的呼吸开始发泄兽性。那女子也许在睡梦中，居然对这种兽行没有进行反抗。

女主人还以为是在平静的睡眠中作了一个欢乐的梦，但又难以分清是梦还是现实，当开始清醒地意识到那动作与梦境不相协调时，已经晚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女子正要责问，一只大手完全封住了她的嘴，钻进来的人整个身子压在她的身上。她睁开眼睛一看，与其说对来人产生了愤怒，不如说感到害怕。就这样她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。

凶犯趁女子无力反抗而任意大施淫威，真象是饿极了的禽兽一时找到了猎物而狼吞虎咽一样。这种行为是何等的卑劣！可是，在下次找到猎物之前，将忍受长期的饥饿，为

此不得不加紧把肚子填得饱饱的……钻进来的人离开房间时，天将快亮了。

“如果想保住一条命，就不要向任何人透露！”凶犯临走时没有忘记在女子耳边留下了这句话。

(三)

19××年6月×日，当时的执政党日本民友党，把以该党与国防有关的议员为主制定的“防谍法”（国家机密法）提交国会审议。

这一法案是侵害民主的基本原则——言论、宣传、报导自由的。因此遭到了舆论界、学者、律师、文化界、市民团体等的强烈反对，并展开了阻止通过该法案的共同斗争运动。

结果，这一法案在国民极其强烈的反对下，在本届国会上成了一纸废案。然而，这一法案的促进派认为：如果没有这种保护国家安全的法律，就构不成独立国家的体制，表示极大的不满，摆出了要再次提交下届国会辩论的架势。

硬币咯咯响

(一)

在车站前坐上车，就使人感到不愉快。好心告诉司机往哪里开，他爱理不理。车门没有关紧，就挂上车档忽地开走了。车子跑动时，快一阵，慢一阵，前进、停止、拐弯，总让人坐不稳当。车内还留有刚才坐这辆车的乘客的那股怪

味。新城心想：反正只有那么一段路，决心忍耐一下。坐在旁边的妻子对司机这么胡来，好象很害怕似的，身子缩成一团。

司机空着车子排长队等客，好不容易有了客人，却只乘坐起码的一段路，也许因此生气了。他是个中年人，背上瘦骨嶙峋，一副不爱搭理人的样子，因为面朝前方，所以看不见脸部。他剪的是短发，下巴很尖，显映在后视镜里的前额有些突出。反正这位司机显得很沉闷。

新城夫妻在这温泉城市购置了公寓式别墅，每两个月来这里休息两回，可碰上这位司机还是头一次。要付的车费已准备在手里，是五枚100日元的硬币。如果司机态度好，本是不要找钱的，可今晚却打算把零头钱要回来。

这是个不时令的一般日子，街上很少见到浴客的影子。早季节的樱花眼看快要开了，可这条街上要显出生气还要等上个把月。大街两边旅馆的窗口几乎看不到灯光。

“黄莺可能已经飞来了。”妻子佐智子在独自唠叨。

“噢，你说什么？”新城的眼睛正凝视着旅馆昏暗的窗口，没有听清妻子说的话。

“我是说黄莺也许快飞到这系川边上来了。”

“已经到那个季节了吗？”

“这一带的人说，往年一到二月这种季节，黄莺就会在河边的树枝上鸣唱。”

“今年比往年冷，而且为了修系川的人行道，把树给砍了，不知会怎么样？”

新城歪着头。系川边的黄莺被称作这街上的“春的使者”，人们把每年到这里来看黄莺当作一种乐趣。

“黄莺一来，这条街又该慢慢地活跃起来喽！”

“今晚街上可是太冷清了，几乎没有人出来闲逛。”

时间并不算太晚，可开着门的商店没有几家，也看不到行人，是不是因为修通了新干线，交通过于便利了？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，旅客的流动也起了变化？反正这个在日本屈指可数的温泉城镇，近年来旅客明显地减少了。

他们把这山清水秀，风光明媚的城镇当作第二故乡，热爱着这条街，也为这条街如此死气沉沉而心里发急。

车子嘎地一声停了下来，原来碰上了红灯，但没过多久，又向他们的别墅开去。这时，新城把手中的硬币摆弄得咯咯作响。

“那声音太难听啦！”突然，司机就那么背对着后面说了话。

“哦？”新城没有听懂司机说话的意思。他没有想到司机会和自己说话。

“那钱的声音听起来叫人讨厌！”司机再次不耐烦地说。

新城夫妇这才听懂了司机的话，不禁哑然。原来司机在抱怨新城把硬币放在手心里乱摆弄，声音怪难听。新城当然不是故意弄得硬币咯咯响，而是就那么一段的路程，车子畅通时自己无事可干，才把要付给司机的钱放在手里无意识地摆弄的，可司机却对乘客这一举动很不满意。

新城一时被弄得目瞪口呆，十分生气，他再也不想坐这辆车了。离别墅虽说还有一段路，可他却催着妻子说：“下车吧！”随即就下了车。

司机似乎没有想到新城会如此快速作出反应，有些难为情，等两人下车后，象逃跑似地立即把车开走了，一瞬间就

拐进了视线的死角里，想记住车子的号码也来不及了。

“不好！”车子看不见了之后，新城叫了一声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忘记让他找钱了，对这种无礼的东西，一点多余的钱也不想给他。”

“这司机的确太无礼了。”

“是不是有神经病呀！那种话不象是对乘客说的嘛，你看到他的名牌了吗？”

“没看到呀，因为你催着赶紧下车嘛。”

“太可惜啦！至少得把名牌和公司的名字弄清楚，好向人家提出来呀！”

“编号倒是沼津的车。”

“光知道沼津有什么用。就因为有这么司机，市面上才被弄得如此冷落的。”

新城没法发泄心中的忿懑。他在这城镇上购置别墅已有三年，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种无礼的司机。因为标榜是旅游城市，所以街上的出租车总的说态度还是不错的，也许这家伙是最近从别的地方流窜来的吧！这段起码的路，车费是440日元，虽说只需找回60日元，但新城对忘了要回找钱，后悔不已。

(二)

“没法找到刚才那辆出租汽车了吧？”新城还在想那件事。

“算了吧！别尽找不愉快啦！难得的休息日子都给搅乱了。”妻子皱着眉头。她想尽快忘却这不愉快的事。可是新城一看类似沼津编号的出租汽车开过来，就要注意一下。据

说这城镇上有十二家公司的400辆出租汽车在招揽旅客，他真想把一辆一辆的车子都查看一遍。

(三)

新城隆明是个插图画家，他所画的具有肉感的风流美女获得了读者和作家的好评，目前各个杂志都争着刊登他的作品，使他成了很红的画家。

新城走过的道路是不太平坦的。他毕业于某二流私立大学，先在一家小药品公司当职员，几年后因向悬赏小说投稿被录用，又变成了作家。当了作家之后，也曾专心致力于发表作品，但几乎没有写出什么成功之作，一直相安于二流作家的地位。没有想到在给自己的小说挥笔做出的画，却获得了比小说更好的效果，读者的反应非常好，连从事写作的同人也指名要他配画。对自己写小说的才能感到绝望的新城，从此毅然转向了插图画家。第二次改换工作使他走了好运，今天成了屈指可数的热门插图画家。

三年前，他在热海市购置了别墅作为休息场所。可是，近来很忙，使这里成了第二个工作间，他不是那种敷衍了事的艺术家，而总是根据小说的内容恰到好处地给以插画，所以深得作家的好评。

一般认为插图画家的使命在于提高作品的艺术效果，只有通过插图激起读者阅读小说的兴趣，才算是完成了插图的使命。如果画家任意自作主张，把与作品内容根本无关的所谓“艺术性”的插画放进作品里，那就会使读者莫明其妙，也为作家所不齿。

可是插图始终只能是作品的附属品，有作品才有插图，而不是相反。插图是不能独立存在的。如果想画“独立的

画”，那就别当插图画家。

新城还能准确地判断出作家希望把作品的哪个部分用画表现出来，因为他原来当过作家，所以很理解作家这方面的心理。由于作家爱好不同，有的喜欢具体描述作品内容的话，有的喜欢抽象和变态的话。

当然，也有人在评价新城时，污蔑他是个向作家讨好的“绘画艺术家”。可他是当代数得着的热门插图画家，这一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。

(四)

“硬币咯咯响”的事发生后，又过了约两个月，到了四月中旬，新城在热海街上散步。这座三面环山，只有东面朝向相模海湾的温暖的城市，已经带有初夏的情趣。街上已显现出黄金周^①快到了的那种气氛。海上映着光辉，山边铺上了新绿，在人工海水浴场上，那些迫不及待的会游泳的孩子早就在戏水作乐了。随着宜人季节的渐渐来临，这座城市的气氛也慢慢地显得兴旺起来了。

新城最喜欢热海的这个季节，四月到五月，他的工作间可以说搬移到了这里，只是从事接待工作的妻子很难与他同行，所以近来总是“只身赴任”，为了做好工作，这样反倒更好。

在沿海的大街上，大饭店栉比鳞次。举行夏季节庆的时候，从各条街上抬出的节日彩车，汇集到这条街上，真是人山人海。从海岸街的“宫松”前面沿着海岸的游人道向后乐园那边走去，进入热海海滨公园，再来到大野店前面，

① 指日本四月末到五月初连续假日较多的一个星期。

顺着和田川向山丘地带爬上去。他的散步路线大体就是这样。

这座不算太大的城市，所有的大街小巷他几乎都走遍了。比起那些有历史渊源的古迹和神社佛阁来，新城更喜欢充满居民生活气息的胡同小巷。一边是现代化的大旅社和高层建筑，一边是当地人的俭朴生活，这就构成了一幅生动的“图画”。

特别在黄昏时节，艺妓身着盛装从美容院出来，撩着衣襟匆匆去酒宴席上陪客，那是这个市镇上特有的风情。即使情趣相同，经这个镇上的女子做作出来，也会更具有魅力。历史和传统并不是一夜之间铸成的，这些女子所带的情趣，具有沉着而扎实的深厚功底。

热海的黄昏要比别处早30分钟，因为西边环绕着鹰巢山和玄岳的伊豆山，斜阳会早早地滚落到连绵的山峦后边去。正因为如此，才缩短了这个市镇的日照时间。可是，残阳和昏暗交织着的黄昏时间却显得很长。阴影从海那边渐渐迫近，余晖从西山后边射出，巧妙地协调起来，形成了市镇上那种柔和的情调。那是光和影的调和体，使这本来就带有长夜色彩的市镇，对过短的白昼更加依恋不舍。

行走在大街上，使人吃惊的是工地特别多，那都是些运来了许多建筑机械的大工地。昨天的旧建筑已经拆毁，装卸车来来往往，大吊车高耸入云，钢筋正在组装，这充满了生机的景象说明当地正走向兴旺发达。

象这样接连不断地建筑新楼房，改建旧楼房，让人担心是否有利可图，但这是局外人多余的顾虑。热海根本不顾这些，以它雄伟的胆略在日新月异地进行换装。新城从把热海当作别墅城市之后，就发现这个市镇有一种无止境的乐天主

义。

从过于方便的京滨前来的游客，认为这个市镇缺少“东京内宅客厅”那种格调。有的游客虽然特意在热海站下了车，但径直前往伊豆半岛的深处去了，而乘坐新干线的游客更对这里不屑一顾，列车呼啸而过。

这里的温泉已经老化，稍许接连几个旱天，泉水流量就少了。据说街上只有几家旅馆有人住店，平日里人影寥寥无几。

可是，人们却不顾这种衰退的趋势，依然不断地在新建和改建楼房。说什么连休啦、黄金周啦，那时正好可以休息休息，人就会多，街上也会热闹起来，不会总这样冷清的。在全国各疗养胜地竞争十分激烈的今天，正因为自己到这里来可以安心地休息，对这个心爱的市镇这种过于太胆的乐天主义做法，能否维持下去，总有些担心。当然，他在这里还没有扎下生活的根基，不过是外乡人肤浅的看法而已。

新城一边散步一边心中在思考这个不必负责任的问题。突然，身后响起了喇叭声，打乱了他的思索。这时一辆黑色出租汽车几乎擦着他的身体。这么开车真是胡来！车子从身边开过去的那一瞬间，司机的半个脸映入他的眼帘。短头发，尖下巴，前额突出，虽说只见过那么一回，但这张脸却一直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之中。

“是那个司机！”当他醒悟过来时，车子已经驰出前方很远了。由于隔得远，车子号码还是没有记下来。

新城本想追上去，但停住了，因为想追也追不上。即使追上了，两个月前的找钱也要不回来。当时那种不愉快的心情，随着时间的过去已经被冲淡了。如今再使那种不愉快死灰复燃，又有什么意思？他正想就此作罢时，出租汽车停下

来了，停在一家雅致的旅馆门前。新城走到跟前时，从旅馆里出来一男一女正要上车。看来这辆出租汽车是这家旅馆叫来的。

那男人已上了年纪，身体肥胖；女子年轻，看上去象是个23—24岁的女办事员，长头发，眼睛很迷人。估计两人是公司里上司和部下那种不可告人的关系。这种人往往不去大饭店，而是利用家庭开的小旅馆。

那么大年纪却与自己女儿一般的年轻姑娘私混，新城倒也羡慕。他的兴趣不知不觉从出租汽车转到那对男女身上去了。

女子先上车，男人随后，那张脸顺势朝他摆了过来。

“啊！……是他！”原来新城看出那是张熟悉的面孔，险些叫出声来，但忍住了。在这种时候装作没看见，也许是出于所谓“武士的情义”吧！

那男人似乎不知道已被新城发现了。两人乘上出租汽车后，车子朝新城排出一阵废气就开走了。正因为气烟障着眼，影响他把车牌号码记下来。如果向旅馆打听，也许能弄清出租汽车公司的名字，但新城已经不再有这种兴趣了。

过早离开人间的姐姐

（一）

无论走到哪里，眼前见到的不是住宅就是建筑物。看来弟弟高次已经相当累了，但他并没有说要往回走。住宅渐渐地稀疏了，再往前去，也许会有好地方。

“怎么样，还能坚持吗？”一男问高次。

“不要紧，不给刚达找到墓地，决不回去。”高次咬着牙说。

“是啊，都到这里来了，就这样回去，太对不起刚达了。”

兄弟俩互相鼓励，使劲蹬着自行车。一男车上的篮子里放着一只木箱，里面装的是心爱的猫——刚达的尸体。那是一只极普通的雌花猫，猫刚生下就被他家要来，已饲养七年了。兄弟俩打记事起，就把这只猫当作家里一个成员，精心饲养。

这只猫也许是在外边吃了什么脏东西吧，几天前就开始生病，昨天夜里终于死了。也曾带猫看过医生，但已经晚了。因为是只老猫，抵抗力越来越差了。

虽说死的是动物，但也不能随便乱埋在附近。经与市里环境清理事务所联系，又把尸体领回来。因为如果把死猫交给市里当垃圾处理，一只得交费800日元。要不就得委托给专门埋葬动物的人。兄弟俩认为这两种办法都不妥当，想尽可能把死猫埋在自家院子里或附近。可是，他家住的是市里的公寓，没有院子，附近也没有合适的空地。

“哥，我们自己给刚达造个坟吧！”高次这么建议。

猫死了，兄弟俩很难过，一心想为刚达造个坟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兄弟俩把刚达的尸体装进了小棺材，载在自行车上，特意到郊外来找个坟地。

原以为坟地很快就可以找到，没料想来到这里后却很难如愿。虽说已经靠近山地，住宅已经稀少，却找不到一块能完全避开人们的视野的地方。走啊走啊，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建筑物。

最后总算看不到住宅了，但还是人迹不断，只好往林子